

《道學家傳》考釋

譚樹林*

摘要 《道學家傳》是一部記述明清時期來華耶穌會士傳記與著述的專書，歷來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然而，由於異名殊多，加之許多版本目前已很難見到，學者們難以窺其原貌，導致關於《道學家傳》的論述往往不大準確，甚至訛說相傳。本文爬梳中外文獻並借鑑已有研究，對《道學家傳》論述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詳細考釋，並就一些尚可深入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以期廓清訛說，對《道學家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

關鍵詞 《聖教信證》；《道學家傳》；《泰西著述考》；柏應理；南懷仁

引言

晚明以降，以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代表的耶穌會士踏足中土，採用“書籍傳教”¹的方式向中國人傳教。首位獲准在華居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即認識到：“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它能責備中國人生活的無系統，而不致傷及他們的雅意；它能光照他們的心地，而不致和他們的理智發生衝突；可以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認識真理。”²利瑪竇亦指出：“在中國有許多處傳教士不能去的地方，書籍卻能走進去，並且仗賴簡捷有力的筆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裡行間，透入讀者的心內，比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³尤其“在該帝國中，文化如此昌盛，以至於在他們之中只有很少的人不會讀某種書。他們的所有教派都更應該是以書籍的手段，而不是以在民間的佈教和演講的方法來傳播與發展的。這種做法曾為我們的人向基督徒傳授必要的日課經提供了很大幫助。因為他們或自己閱讀或讓其親屬朋友為其閱讀刊本基督教理書時，立即就能牢記心田，而且那裡從來不缺乏能閱讀書籍的人”⁴。

用中文寫成的書籍除了在中國境內，還能在漢語圈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地流行，“日本人、朝鮮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Leuchians）以及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能像中國人一樣地閱讀中文，也能看懂這些書”⁵。以羅明堅、利瑪竇從事中文著譯為嚆矢，之後接踵而至的天主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大多勤於著譯，留下大量西學漢籍。據李天綱估計，明末清初有關天主教的漢文文獻，應該不少於1,000種。⁶肖清和對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梵蒂岡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等收藏機構進行統計，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書目至少達2,277部。⁷

《道學家傳》作為一部記述明清時期來華耶穌會士傳記與著述的重要文獻，學界對《道學家傳》的相關論述中仍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將爬梳中外文獻並借鑑已有研究，並就一些尚可深入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以期廓清訛說，對《道學家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

一、韓霖、張賡《聖教信證》版本辨析

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開創編纂目錄學的傳統後，纂修書目歷代綿延不絕，官修、私修目錄俱蔚為大觀。受此影響，一些中國士大夫教徒感於“諸鐸德之嘉言懿行……難於收羅，紀略反多註誤”⁸，便着手編纂天主教中文著作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外交學研究。

書目，最早者即為明韓霖、張廣合著的《聖教信證》所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韓霖（1596？—1649），字雨公，號寓庵，山西絳州（今新絳縣）人，1621年中舉人，由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施洗，教名多默（也作“多瑪斯”，Thomas）。韓霖曾從徐光啟學兵法，從高一志（又名王豐肅，Alfonso Vagnone, 1568—1640）學炮術。在傳教方面，他曾在山西建立教堂，積極配合高一志傳教。張廣（1570—？），字夏詹，又字明皋，號昭事生，福建泉州晉江人，1597年中舉人，1621年在杭州由艾儒略施洗，教名瑪竇（Matthieu）。奉教後，他積極協助傳教士與楊廷筠等教眾傳教。

韓霖與張廣如何結識，經眼史籍未載，很可能因二人同由艾儒略施洗，韓霖又曾南遊杭州之故，二人就此結識並合著《聖教信證》，該書於順治丁亥年（1647年）初刻於北京。⁹費賴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謂“其書一六六八年及一六七四年刻於北京”¹⁰，徐宗澤則推測“大約一六七二年重印過一次”¹¹。另據方豪考證，《耶穌會士姓氏著述》（即《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現有兩刻本：甲奉止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有陸希言序；乙本止於二十三年（1684年）”¹²。如果筆者推測無誤，“兩刻本”應指《聖教信證》刻本，而非《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之單行本。

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古恒（也作“古蘭”“古郎”，Maurice Courant）氏編目為6903的《聖教信證》，書首為韓霖作於順治丁亥年（1647年）陽月既望（農曆十月十六日）的“敘”，接着是《聖教信證》，署名“後學晉絳韓霖、閩漳張廣暨同志公述”；最後為《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同樣署名為“後學晉絳韓霖、閩漳張廣暨同志公述”。¹³按韓霖為明朝人，“敘”題稱“順治丁亥”，方豪認為“‘順治丁亥’之年號，乃後人所加，或後人所改”¹⁴，周岩稱此“當為不得已而又不失

合理之解”¹⁵。當代有學者以《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漏記高一志《神鬼正紀》，否認韓霖參與該書目的編纂，認為“韓霖只參與過《聖教信證》的寫作，《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則為康熙年間刊行時所附加”¹⁶。這種看法未免武斷。因為《聖教信證》內明確云：“臚列姓名附後，並詳初至之年，及所著之書……論明季以來，入中國諸修士所著天教之書，不下百部，外講格物、窮理、性命、曆法等學，亦有數十部，久行於世，其各書名目詳後。”¹⁷有學者據此推斷，“《聖教信證》正文題述時，所附諸位先生姓氏已有成稿矣”¹⁸，這是有道理的。《聖教信證》末又云：“倘西來修士復踵武而至，尤冀後之同學者續輯，以誌源源不絕之意云。”¹⁹後人確實未負韓霖、張廣所望，不斷添加教士傳略，方豪即指出“若干教士傳略則顯為後人所增”²⁰。《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署名“後學晉絳韓霖、閩漳張廣暨同志公述”，正是這個緣故。方豪認為《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一冊收入的《聖教信證》即為順治刻本，²¹此說顯然有誤。按順治帝駕崩於1661年2月5日，而書中所記穆宜各、穆格我兄弟一同移瑩於湖廣武昌府，係發生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可知其刊行不會早於1678年。該版本亦不是上揭方豪所說之甲本，因為其中未有陸希言序。至於它是否是方豪所說1684年刻印之乙本，筆者不敢妄斷。

二、徐家匯藏書樓《道學家傳》內容及撰者考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原序”稱：“南懷仁（F. Verbiest）神甫曾將此書（引者註：指韓霖、張廣《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補訂，前有長篇歷史緒言；題曰《道學家傳》。”²²概因如此，後世不少學者逕稱韓霖、張廣《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為《道學家傳》。²³

1996年，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由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影印出版，其中第三冊收錄了《道學家傳》。該本開篇是《道學家傳

宗教研究



圖 1. 左起：利瑪竇、湯若望及南懷仁。（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Public Domain）

小引》，接着是《友贈以詩》，然後是三篇序言：一是《教要》，署名“大明浙江湖州府烏程縣（應為寧波）會元朱宗元維城氏謹敘”，“烏程縣”旁註“又名鄞縣”²⁴（按：實際上，烏程縣屬於浙西湖州，鄞縣在浙東寧波，是不同的兩個地方，當為抄寫者所誤）；二是《道原》，署名“大清廣東廣州府順德縣舉人鄭交贊序”；三是《宇宙之內道統惟一》，署名“朱宗元述”。朱宗元、鄭交贊皆著名天主教徒，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有傳。朱宗元由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施洗，教名葛斯默（Cosmos）。據學者考證，《教要》是朱宗元為陽瑪諾《天主聖教十誠直詮》所寫序文，《宇宙之內道統惟一》則抄自朱宗元《拯世略說》第二節。²⁵序言後是《原祖歷代宗譜合中國朝代年歷略記》，篇幅較長，應是費賴之所說“長篇歷史緒言”，在述及唐代時加入了《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序》。該本的最後一部分是《入中國傳教略記》。經筆者統計，從利瑪竇開始，至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止，徐家匯《道學家傳》共記述了 90 位傳教士傳略，如果加上聖依納爵（San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即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和聖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則為 92 位。

筆者認為現藏徐家匯藏書樓的這部《道學家傳》撰者應為南懷仁。如此斷定的根據是馮承鈞致陳垣信中曾明確提到：“南懷仁《道學家傳》，徐匯有藏本，《聖教雜誌》曾轉載，似非全帙。”²⁶筆者翻檢《聖教雜誌》發現，第 14 卷第 2 期（1925 年 2 月）載有《明末清初之西教士及其著述》，其中列利瑪竇中文著作 14 種，徐家匯藏書樓藏《道學家傳》記利瑪竇中文著作也是 14 種，與古恒氏編目 6903《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相比，二者都漏記了《同文算指》。²⁷這說明它們源自同一版本。章士劍也指出“《道學家傳》：南懷仁撰，徐家匯藏書樓本”²⁸；沈定平亦認為：“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出版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收錄《道學家傳》一書。該書雖未著作者姓名，據悉乃耶穌會士南懷仁所為。”²⁹

然而，不少學者可能因封面有“胡璜”字樣，主張《道學家傳》撰者為胡璜。³⁰胡璜的生平事跡不詳，據《道學家傳》封面，可知其字礪隅，號廉堂行一。³¹從書末“時維天主降生

後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耶穌顯聖容主日瞻禮，書於滬城天主堂聖母無染原罪公學，為大清同治四年荷月十五日，公學小子胡方濟各沙勿略書”³²一句，可知胡璜為同治年間人。眾所周知，古人圖書根據內容不同而稱編、撰、著、述等，鮮見稱“書”，“書”為抄寫、書寫之意。筆者認為，這裡的兩個“書”字正是此意。也就是說，《道學家傳》為“公學小子胡方濟各沙勿略”抄寫，而“方濟各沙勿略”很可能是胡璜的教名。當然，也有學者將《道學家傳》

撰者作“佚名”。³³

三、《道學家傳》《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泰西著述考》關係考

費賴之說南懷仁《道學家傳》係據韓霖、張廣《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補訂而成；1889年，清代學者王韜將《道學家傳》改編為《泰西著述考》。³⁴事實是否如此？為方便比較，茲將三者收錄傳教士名錄列表如下：

表一.《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徐家匯藏《道學家傳》及《泰西著述考》收錄傳教士名錄

序號	《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人名錄	徐家匯藏《道學家傳》人名錄	《泰西著述考》人名錄
1	聖方濟各·沙勿略	聖依納爵	方濟各·沙勿略
2	利瑪竇	聖方濟各·沙勿略	利瑪竇
3	羅明堅	利瑪竇	羅明堅
4	巴範濟	羅明堅	巴範濟
5	孟三德	巴範濟	孟三德
6	麥安東	孟三德	麥安東
7	石方西	麥安東	石方西
8	郭居靜	石方西	郭居靜
9	蘇如漢	郭居靜	蘇如漢
10	龍華民	蘇如漢	龍華民
11	羅儒望	龍華民	羅儒望
12	龐迪我	羅如望	龐迪我
13	李瑪諾	龐迪我	李瑪諾
14	黎寧石	李瑪諾	黎寧石
15	費奇規	黎寧石	費奇規
16	杜祿畝	費奇規	杜祿畝
17	高一志	杜祿茂	高一志
18	林斐理	高一志	林斐理
19	駱入祿	林斐理	駱入祿
20	熊三拔	駱入祿	熊三拔
21	陽瑪諾	熊三拔	陽瑪諾
22	金尼各	陽瑪諾	金尼各
23	畢方濟	金尼各	畢方濟
24	艾儒略	畢方濟	艾儒略

宗教研究

25	史惟貞	艾儒略	史惟貞
26	曾德昭	史惟貞	曾德昭
27	鄔若望	曾德昭	鄔若望
28	鄧玉函	鄔若望	鄧玉函
29	傅汎濟	鄧玉函	傅汎濟
30	湯若望	傅汎濟	湯若望
31	費樂德	湯若望	費樂德
32	伏若望	費樂德	伏若望
33	羅雅谷	伏若望	羅雅谷
34	盧安德	羅雅各	盧安德
35	顏爾定	盧安德	顏爾定
36	瞿西滿	顏爾定	瞿西滿
37	方德望	瞿西滿	方德望
38	聶伯多	方德望	聶伯多
39	林本篤	聶伯多	林本篤
40	金彌格	林本篤	金彌格
41	謝貴祿	金彌格	謝貴祿
42	杜奧定	謝貴祿	杜奧定
43	郭納爵	杜奧定	郭納爵
44	李範濟	郭納爵	李範濟
45	何大化	李範濟	何大化
46	盧納爵	何大化	盧納爵
47	孟儒望	盧納爵	孟儒望
48	賈宜睦	孟儒望	賈宜睦
49	利類思	賈宜睦	利類思
50	潘國光	利類思	潘國光
51	萬密克	潘國光	萬密克
52	徐日昇 (Wicolas Fiva)	徐日昇 (Wicolas Fiva)	徐日昇 (Wicolas Fiva)
53	李方西	李方南 ³⁵	李方西
54	安文思	安文思	安文思
55	梅高	梅高	梅高
56	衛匡國	衛匡國	衛匡國
57	穆尼各 (字如德, Jan Mikolaj Smogulecki)	穆尼各 (字如德, Jan Mikolaj Smogulecki)	穆尼各 (字如德, Jan Mikolaj Smogulecki)
58	瞿安德	瞿安德	瞿安德
59	卜彌格	卜彌格	卜理格
60	汪儒望	汪如望	汪儒望
61	成際理	成際理	成際理

62	張瑪諾	張瑪諾	張瑪諾
63	利瑪第	利瑪弟	利瑪第
64	王若翰	王若翰	王若翰
65	聶仲遷	聶仲遷	聶仲遷
66	傅若望	傅若望	傅若望
67	劉迪我	劉迪我	劉迪我
68	洪度貞	洪度貞	洪度貞
69	穆宜各 (字全真, Nicolas Métel)	穆尼各 (字全真, Nicolas Métel)	穆宜各 (字全真, Nicolas Métel)
70	穆格我	穆格我	穆格我
71	穆迪我	穆迪我	穆迪我
72	樂類思	樂類思	樂類思
73	林瑪諾	林瑪諾	林瑪諾
74	蘇納	蘇納	蘇納
75	郎安德	郎安德	郎安德
76	吳爾鐸	吳爾鐸	吳爾鐸
77	畢嘉	畢嘉	畢嘉
78	柏應理	柏應理	柏應理
79	魯日滿	魯日滿	魯日滿
80	殷鐸澤	殷鐸澤	殷鐸澤
81	南懷仁	南懷仁	南懷仁
82	瞿篤德	瞿篤德	瞿篤德
83	白乃心	白乃心	白乃心
84	陸安德	陸安德	陸安德
85	恩理格	恩理格	恩理格
86	方瑪諾	方瑪諾	方瑪諾
87	羅迪我	羅迪我	羅迪我
88	楊若瑟	楊若瑟	楊若瑟
89	石嘉樂	石嘉樂	石嘉樂
90	閔明我	閔明我	閔明我
91	鄭瑪諾	鄭瑪諾	鄭瑪諾
92	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經比對，南懷仁《道學家傳》除少了“萬密克”，多了“聖依納爵”，杜祿畝作“杜祿茂”，李方西誤為“李方南”，字全真之“穆尼各”，另作“穆宜各”，³⁶ 其他人名基本相同。王韜《泰西著述考》與《道學家傳》相比，除

少了聖依納爵，補入“萬密克”，“李方南”改正為“李方西”，“杜祿茂”改為“杜祿畝”，“卜彌格”誤為“卜理格”，³⁷ 其餘人名基本相同，而且排列順序相同。這說明上述說法是成立的。

宗教研究

四、南懷仁《道學家傳》 與柏應理《耶穌會諸神父名錄》之關係

南懷仁除 1686 年在北京刻印《道學家傳》外，還曾將陸希言所撰《鐸德姓氏錄》(Account of the Missionaries' Priests) 付梓。陸希言，字思默，明崇禎四年(1631年)生，耶穌會修士，他不僅襄助傳教，而且曾撰述、重校多種傳教著作。方豪神父曾云：“自耶穌會入中國以來，以襄佐修士而傳道，並以著作見稱者，實不多見，思默其一也。”³⁸《鐸德姓氏錄》即為陸希言所撰傳教士傳略，關於撰書動機，其《求政凡例》稱：

見諸鐸德不憚十萬里之遙，涉險如此而來，發明如此學問，每為之撫心墮淚。偶舉一位而欲問其履歷，則無有詳知者矣。又或指一位而問其丘墓之所在，亦無有詳知者。噫！以如此之奇人，行如此之瑰行，著書立言，秉鐸司化，彰彰鳴世者，人尚未知其詳，則或有雖至而名未立，德著而書未傳者，殆將如何？聖教行於中國百年爾，人已不可考，而千百年之後又將如何？(略)但蕪詞不文，惟實敘後先道統之傳，請政高明，付諸剞劂。³⁹

陸希言的確也這樣做了。《求政凡例》稱：

茲錄既成，即送政南老師，承南老師即付梓行事，取諸姓氏而別換前序引，名之《信證》，似若出舊行，非創始者。今又十年，去來非一，故復為修輯，以俟後之知者，毋使後人欲知今日之去來，無從查考，能不如我前日之難耶？⁴⁰

文中的“南老師”指南懷仁；《信證》即《聖教信證》簡稱。因韓霖、張賡《聖教信證》在前，故陸希言有“似若出舊行，非創始者”之語。由“南老師即付梓行事”可知，南懷仁將陸希言《鐸德姓氏錄》修訂後以《信證》之名付梓。據婁東汪天培所撰《重輯鐸德姓氏錄序後》，知陸希言《鐸德姓氏錄》共收一百三十餘人。⁴¹



圖 2. 南懷仁像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Public Domain)

南懷仁《道學家傳》即使算上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沙勿略，亦僅有 92 人，故推測《信證》付梓時間當在《道學家傳》之後。

費賴之在上揭書中還指出，南懷仁《道學家傳》(Tao-hio Kia Tch'oan) “1686 年北京出版，1925 年 2 月至 11 月在上海刊行的《聖教雜誌》曾轉載其中部分內容”⁴²。筆者查對原刊，1925 年《聖教雜誌》確實刊載有《道學家傳》，但並非連載，2 月至 11 月間僅第 2 期、第 4 期、第 6 期、第 7 期、第 10 期、第 11 期刊載了《道學家傳》。但藉此可以確知，1686 年刻於北京的《道學家傳》為中文版無疑。⁴³王重民亦指出“該雜誌(引者註：指《聖教雜誌》)用華文，則所印當此刻本”⁴⁴，而美國學者居密認為《聖教雜誌》1925 年 2 月至 11 月節錄《道學家傳》“所用版本是中

文本，非1686年刻於北京之原本”⁴⁵，則為訛說。此外，王重民和居密均認為1686年刻於北京的《道學家傳》為拉丁文版，亦為訛說。⁴⁶居密沒有提供出處，王重民則說根據費氏法文原書第358頁。筆者查核原書，該頁僅稱南懷仁所著《歐洲天文學》（*Astronomia Europaea sub Imperatore Tartaro-Sinico Cãm Hý appellato, ex umbra in lucem revocata*），由柏應理神父（P. Philippe Couplet）1687年在德國地利根（Dillingen）刊印，除附有北京天文台圖像，“書末附有耶穌會士錄，時間從聖方濟各·沙勿略死時起，至當時止”⁴⁷。費賴之此處未言1686年北京版南懷仁《道學家傳》為拉丁文本。

實際上，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確曾指出：“柏應理（Couplet）神甫曾將南懷仁神甫之《道學家傳》譯為拉丁文，於一六八六年刊於巴黎。標題作《一五八一至一六八一年傳教中國之耶穌會諸神甫名錄》，並以《康熙朝之歐羅巴天文》一篇附於南懷仁神甫原書之後。”⁴⁸方豪亦云：“南懷仁與柏應理二人，又將此書譯為拉丁文：南懷仁於1686年出版拉丁文《清康熙皇帝時代之歐洲星象學》（*Astronomia Europae Sub Imperatore Tartaro Sinico Cam-hy...*）末附在華耶穌會士姓氏目錄，為柏應理所校印。”⁴⁹也就是說，費賴之與方豪均認為《一五八一至一六八一年傳教中國之耶穌會諸神甫名錄》係南懷仁《道學家傳》的拉丁文翻譯，王重民和居密所說的1686年拉丁文本，應該指的就是這個版本。筆者詳讀後發現，該名錄未見署名，所記述的傳教士除聖方濟各·沙勿略外，包括了自1581年來華的羅明堅至1681年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都加祿神父（P. Carolus Turcotti, 1644-1706），共計105位傳教士，書末還附有南懷仁的一封信。⁵⁰然由前揭已知，南懷仁《道學家傳》即使算上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沙勿略，亦僅包括92位傳教士傳略，1686年拉丁文版卻收錄105位，比前者整整多出14位（按：因為後者包括聖方濟各·沙勿略），顯然它並非僅是對南懷仁《道學家傳》的照本翻譯。

方豪指出，“柏應理自己亦撰有拉丁文《1581年至1681年耶穌會士總目》（*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S. J. ... ab anno 1581 ad 1681...*）附於南懷仁書後，1687年在地利根（Dilligen）出版，體例也與《聖教信證》同，僅記各神父姓氏、國籍，到華與生卒年月與譯述等事”⁵¹，並認為“氏（引者註：指柏應理）之最大貢獻之一，為纂修1581年聖方濟各·沙勿略逝世以來之《耶穌會士傳略》，迄1681年止，凡一百年。原為拉丁文，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巴黎出版。……蓋柏氏襲其（引者註：指翰霖、張廣《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體例，而年代較晚，人數增多”⁵²。質言之，方豪認為1686年巴黎拉丁文版與1687年地利根合訂本同出自柏應理之手。這一說法得到當代比利時學者高華士（Nöel Golvers）的證實，他稱：“在某個時候，柏應理的《耶穌會神父名錄》（*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被加在《歐洲天文學》一書中。這大概是發生在該書正文完稿的那一時刻。……《耶穌會神父名錄》雖然與《歐洲天文學》合為一體出版於1687年，但它仍早於1686年在巴黎出版了單行本。”⁵³

但是，這裡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柏應理所纂修的原稿即為拉丁文，1687年地利根合訂本卻在名錄前又特別註明“由比利時柏應理神父從中文譯為拉丁文”⁵⁴，該作何解釋呢？

揆諸史料可知，柏應理確曾撰有傳教士傳記一編。陸希言撰《鐸德姓氏錄》曾參考柏氏原稿，其《求政凡例》稱：

欲得集諸鐸德姓氏，歷年既久，秉鐸不一其地，人無留心，未有紀註，極欲博聲聞（？），未及盡得，幸柏夫子尚存一編，雖參互考訂，恐我或未悉，惟知者鑑示賜教，以求匯成全集。⁵⁵

“柏夫子”即柏應理。據此，陸希言撰《鐸德姓氏錄》曾參考柏氏原稿無疑。陸希言雖為耶

宗教研究

穌會修士，但迄今未見其學過拉丁文的記載。據此推測，柏應理所撰傳教士傳記一編應為中文。⁵⁶ 否則，也就無須柏應理“從中文譯為拉丁文”。當然，柏應理“從中文譯為拉丁文”的，除自撰的一編傳教士傳記，還應該雜採過韓霖、張廣之《聖教信證》、南懷仁之《道學家傳》甚至陸希言之《鐸德姓氏錄》，這樣才使《耶穌會神父名錄》收錄的耶穌會士達到 105 位。不僅如此，柏應理還隨時根據得到的消息進行補錄。有證據表明，柏應理於 1681 年 12 月 5 日離開澳門返歐後，仍與中國內地保持密切聯繫，正是在其被迫逗留於巴塔維亞（現作巴達維亞，Batavia）期間（即 1683 年 3 月前），得到了利類思（Ludovic Bugli, 1606-1682）在 1682 年 10 月 7 日去世的消息，並記入《耶穌會神父名錄》，成為該書提到的最晚近的事實。⁵⁷

五、傳教士中文著作數目考

目前關於《道學家傳》的論述中，究竟有多少傳教士留下中文著述以及著作總數，各家說法殊異。以下筆者僅對目前存在爭議的鄭安德重排本、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南懷仁《道學家傳》以及王韜《泰西著述考》中記載撰有中文著作的傳教士人數及著作總數進行考釋。

(一) 鄭安德重排本

鄭安德重排本是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古恒氏編目 6903《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以下簡稱“6903”）重排。⁵⁸ 因底本中多處模糊不清，鄭安德重排本認為有些無法識讀中文書名，該本所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二. 鄭安德重排本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5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3 部（《周年主保聖人單》誤為《同年主保聖人單》 ⁵⁹ ）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6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8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1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9 部
郭納爵	2 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21 部（3 部沒有中文書名）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3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6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恩理格	4 部（3 部沒有中文書名）

經統計，鄭安德重排本有中文著作的 36 位傳教士，共寫下中文著作 235 部，如果除掉沒有列出中文書名的 14 部，則實為 221 部。⁶⁰

然而，有 14 部中文書名不詳這種說法僅為鄭安德一家之言，屬於同一版本的吳相湘等影印本、張西平等據梵蒂岡圖書館藏編號為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 246.6 的影印本以及周岩點校本，均未提及有書名不詳的 14 部中文書，不知鄭氏此說何據。

（二）張星煊《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

張星煊此“略傳”係改編自韓霖、張賡之《聖教信證》。從張氏除“鄭瑪諾一名乃中國人”“凡九十一人”，⁶¹可知此《聖教信證》應與“6903”為同一版本。作者僅臚列了 40 位傳教士傳記，有中文著作的為 38 位（聖方濟各·沙勿略和鄭瑪諾沒有中文著作）。與“6903”比對，其所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如下表：

表三. 張星煊《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與“6903”對比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6 部（多出《經天該》1 部）
郭居靜	2 部（多出《悔罪要旨》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觀 （即費奇規）	3 部
熊三拔	3 部
金尼閣 （即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8 部（少了《昭事祭義》，多出《口鐸日鈔》《道原精萃》《彌撒祭義》和《坤輿圖說》4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8 部（多出《民曆補註釋惑》《赤道南北兩動星圖》《拉丁文中國耶穌會傳教史略》和《則克錄》4 部）
伏若望	4 部（多出《善終助功》1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穆 （即賈宜睦）	2 部（多出《辨惑論》1 部）

潘國光	7 部（多出《瞻禮口鐸》1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7 部（多出《聖教鐸音》1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0 部（多出《講道規矩》1 部）
羅如望 （即羅儒望）	2 部（多出《天主聖教啟蒙》《天主聖像略說》2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王豐肅 （即高一志）	18 部（多出《推驗正道論》《達道紀言》和《神鬼正紀》3 部）
陽瑪諾	10 部（多出《代疑論》《天學舉要》2 部）
畢方濟	3 部
魯德昭 （即曾德昭）	2 部（多出《中國通史》1 部）
傅汎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20 部（多出《天主聖教啟蒙》1 部）
郭納爵	5 部（多出《老人妙處》《教要》《燭俗迷編》3 部）
孟儒望	5 部（多出《聖號禱文》《煉獄禱文》2 部）
利類思	19 部（多出《天學真詮》1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魯日滿	3 部（多出《要理六端》1 部）
南懷仁	19 部（少了《曆法不得已辯》，多出《妄推吉凶之辨》《善惡報略說》《道學家傳》《妄占辨》《西方要紀》《神威圖說》6 部）
杜奧定	1 部（多出《渡海苦績紀》1 部）
孟三德	7 部（多出《崇禎曆書》《長曆補註解惑》《主制群徵》《主教緣起》《遠鏡說》《進呈書像》《渾天儀說》7 部）

經統計，張星煊《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中所列出的 38 位來華傳教士中文著作共計

宗教研究

263 部。除去多出的 43 部，則它和“6903”共同記述的中文著作共有 220 部。

(三) 南懷仁《道學家傳》

徐家匯藏書樓所藏《道學家傳》抄本，已由鍾鳴旦等影印出版，收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與“6903”比較，其所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見下表：

表四. 南懷仁《道學家傳》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與“6903”對比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4 部 (少《同文算指》1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4 部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6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5 部 (少《聖若瑟禱文》1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9 部
羅如望 (即羅儒望)	1 部 (多出《啟蒙》1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9 部
郭納爵	4 部 (多出《老人妙處》《教要》2 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21 部 (少了《六日工》，多出《形物之造》《聖母小日課》《善終瘞瘞禮典》和《已亡日課》4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4 部
杜奧定	1 部 (多出《渡海苦績紀》1 部)
盧安德	1 部 (多出《口鐸日抄》1 部)

統計可知，南懷仁《道學家傳》除聖依納爵、聖方濟各·沙勿略外，共收錄 90 位傳教士，有中文著作者 38 位，著作總數達 227 部。⁶²

(四) 王韜《泰西著述考》

《泰西著述考》為王韜 1889 年據《道學家傳》改編而成，不僅他自己坦承，⁶³ 後世學者亦予以公認。⁶⁴ 該書收錄從聖方濟各·沙勿略到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的 92 位來華傳教士，有中文著作者 36 位，具體如下：

表五. 王韜《泰西著述考》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5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4 部 ⁶⁵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5 部 ⁶⁶
衛匡國	1 部
柏應理	6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0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8 部 ⁶⁷
郭納爵	2 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18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⁶⁸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4 部
恩理格	1 部

經統計，《泰西著述考》共錄傳教士中文著作 220 部。然而，不少學者認為王韜《泰西著述考》載錄中文著作 210 種。⁶⁹這可能與王韜《泰西著述考》篇首的一句話有關：“余嘗得其目錄觀之，獲傳於世者約略二百十一種，亦可云富矣。”⁷⁰

筆者認為，這些傳教士的中文著作統計數

字存在差異，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三種情況：

1. 留下中文著作的傳教士人數，在版本間存在不同。以在“6903”、《泰西著述考》中沒有中文著作記載的孟三德、羅儒望、杜奧定三人為例，在《道學家傳》中羅如望（羅儒望）和杜奧定各有 1 部；⁷¹《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中，孟三德有 7 部中文著作，羅如望（羅儒望）有 2 部，杜奧定有 1 部。⁷²此外，盧安德在“6903”、《泰西著述考》和《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中均註明沒有中文著作，惟在《道學家傳》中出現 1 部《口鐸日抄》。⁷³

2. 同一位傳教士，在不同版本中所載的中文著作數目不同。“6903”和《泰西著述考》皆載利瑪竇中文著作為 15 部，但《道學家傳》中為 14 部（少《同文算指》），⁷⁴《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有 16 部（多出《經天該》）。⁷⁵衛匡國的中文著作數目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以及《道學家傳》均註明有 2 部，而《泰西著述考》只有 1 部（少了《迷友篇》）。⁷⁶另有不少傳教士的中文著作數目也存在上述不統一情況。

3. 部分中文著作被分拆或合併。費奇規《周年主保聖人單》（鄭安德誤作“《同年主保聖人單》”）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和《道學家傳》中均作 1 部，但在《泰西著述考》中被分拆為《周年主保》與《聖人單》，成為 2 部。⁷⁷羅雅谷《聖母經解》《求說》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和《道學家傳》中均作 2 部，但在《泰西著述考》中被合為《聖母經解求說》1 部。⁷⁸潘國光的《聖體規儀》《十誠勸論》《天神會課》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和《道學家傳》中均作 3 部，但在《泰西著述考》中被分拆、合併為《聖體規儀十誠》和《勸論天神會課》2 部。⁷⁹此外，周岩也將龍華民的《靈魂道體說》《急救事宜》合併成為《靈魂道體說急救事宜》1 部；《聖若撒法行實》（周岩作“《聖善撒法行實》”）和《聖人禱文》合併為《聖若撒法行實聖人禱文》1 部。艾儒略

宗教研究

的《五十言》《四字經》被整合為《五十言四字經》。⁸⁰

凡此種種，均導致統計數字之不同。

結語

近年來，度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梵蒂岡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等機構的明清天主教中文文獻被相繼影印出版，足證中文文獻在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重要性日漸成為學界共識。《道學家傳》是一部記錄明清時期來華耶穌會士傳記與著述的重要文獻，廓清與之相關的訛說對推進中國基督教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極具學術價值。

註釋：

1. 目前對明清天主教傳教士“書籍傳教”作了最全面研究的是伍玉西，見伍玉西：《明清之際天主教“書籍傳教”研究（1552—177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另有學者稱“刊書傳教”，見張先清：《刊書傳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經卷在民間社會的流傳》，載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141頁；肖清和：《刊書傳教：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編輯與出版活動初探》，載趙建敏主編：《天主教研究論輯》第8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336—379頁。肖清和又稱“刊書佈教”，見肖清和：《刊書佈教：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編輯與出版活動初探》，載李靈、曾慶豹主編：《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9—317頁。
2. [法]裴化行原著，蕭澹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61—262頁。
3. [法]裴化行原著，蕭澹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62頁。
4. [法]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史料來源（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頁。
5.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83頁。
6. 李天綱：《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載張先清編：《史料與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
7. 肖清和：《刊書傳教：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編輯與出版活動初探》，載趙建敏主編：《天主教研究論輯》第8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357頁。
8.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7頁。
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20頁；[意]馬西尼著，楊少芳譯：《對歐洲出版的中文字典的註釋（1670年）》，載張西平主編：《國際漢學》第18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16頁；毛瑞方：《古文獻與中外文化交流史論：以十七世紀上半期西學文獻入華及其影響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8頁。
10.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原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頁。
11.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209頁。
1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20頁。
13. 鄭安德重排本所據版本、周岩點校本、張西平等據梵蒂岡圖書館藏編號為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246.6影印出版的《聖教信證》，與古恒（Maurice Courant）編目6903均屬同一版本，分別見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周岩編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張西平、任大援、[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3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由鍾鳴旦（Nicloas Standaert）等影印出版的編目6905（Chinois 6905）的《聖教信證》，係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另一版本，篇首韓霖“敘”殘缺不全，《聖教信證》後缺失“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後學晉韓霖、閩漳張廣暨同志公述”字樣，見[比]鍾鳴旦（Niclo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蒙曦（Nathalie Monnet）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四冊，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年。
1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80頁。

15. 周岩：《〈聖教信證〉前言》，收入周岩編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621頁。
16. 金文兵：《高一志與明末西學東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0-81頁。
17. [明]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載張西平、任大援、[意]馬西尼、[意]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3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15、18頁。
18. 周岩：《〈聖教信證〉前言》，收入周岩編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619頁。
19. [明]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載張西平、任大援、[意]馬西尼、[意]裴佐寧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第3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31頁。
2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80頁。
2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95頁。
22.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原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頁。
23. 筆者經眼，即有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81頁；郭建佑：《明清譯書書目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2007年（未刊本），第63頁；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90頁；秦宜敏：《書目控制與文獻資源共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頁；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96-197頁；來新夏等編著：《中國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334頁；嚴耀中、范熒：《宗教文獻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7頁；龔纓晏：《明清之際的浙東學人與西學》，載尚永琪主編：《“浙學”縱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8頁，等等。
24.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036頁。
25. 龔纓晏：《明清之際的浙東學人與西學》，載尚永琪主編：《“浙學”縱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7、168頁。
26. 馮承鈞此信撰於1935年或1936年2月29日。見馮承鈞撰，鄒國義編校：《馮承鈞學術論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7頁。
27. 《聖教雜誌》第14卷第2期，1925年2月，第381頁；[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53頁；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60頁。
28. 章士劍：《邏輯指要》，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4頁。
29.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趨同與辨異》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76頁。
30. 筆者目力所及，即有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在思想史的周圍（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第82頁；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0頁；康志傑：《明清供職朝廷的耶穌會士接受俸祿研究——兼評耶穌會士的倫理價值觀》，載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5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90頁；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頁；董少新：《何大化與明清鼎革之際的福州天主教》，載《文化雜誌》（中文版）2010年第76期，第159頁；祝平一：《天學與歷史意識的變遷——王宏翰的〈古今醫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四分冊（2006年12月），第601頁；姚大勇：《道學家傳·提要》，收入周振鶴主編：《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第二輯第7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407頁。
31.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025頁。
32.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228頁。
33. 李天綱：《徐家匯藏書樓與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載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28頁；孫尚揚、[比]鍾鳴旦著：《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443頁。
34. 方豪：《明清間譯著底本的發現和研究》，載《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55頁；[美]居密：《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漢譯名考釋》，原刊《大陸雜誌》1966年第33卷，後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台北：大陸雜誌社，

宗教研究

- 1970年，第100頁；來新夏等編著：《中國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334頁；嚴耀中、范榮著：《宗教文獻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7頁，等等。
35. 圈掉“西”字，改為“南”，見[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87頁。
36.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60、1187、1199頁。
37. 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5、15-17頁。
38.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5頁。
39. 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6-397頁。
40. 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7頁。
4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6頁。
42.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397頁。
43. 鄒振環即明確指出《道學家傳》為南懷仁的重要漢文著作，見鄒振環：《南懷仁〈坤輿全圖〉及其繪製的美洲和大洋洲動物圖文》，載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辦：《國家航海》第1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6頁。
4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頁。
45. [美]居密：《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漢譯名考釋》，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台北：大陸雜誌社，1970年，第100頁。
46.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頁；[美]居密：《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漢譯名考釋》，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台北：大陸雜誌社，1970年，第100頁。
47.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ome 1,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p. 358.
48.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原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7頁。
4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20頁。方豪此處有一誤，即認為南懷仁拉丁文《清康熙皇帝時代之歐洲星象學》（即《歐洲天文學》）出版於1686年，實際上它於1687年出版於德國地利根（Dilligen）。
50. Philippe Couplet, *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 qui post obitum S. Francisci Xaverii primo saeculo, sive ab anno 1581 usque ad 1681, in Imperio Sinarum Jesu-Christi fidem propagarunt*, 1686.
5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20頁。
5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52頁。
53. [比]高華士：《英譯本導言》，載[比]南懷仁著，[比]高華士英譯，余三樂中譯，林俊雄審校：《南懷仁的〈歐洲天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第21頁。
54. Ferdinando Verbiest, *Astronomia Europaea sub Imperatore Tartaro-Sinico Câm Hý appellato, ex umbra in lucem revocata*, Dilingae: Joannis Caspari Bencard, 1687, p. 100.
5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97頁。
56. 美國學者居密認為，《聖教信證》乙本即為柏應理成書後所刻。見[美]居密：《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漢譯名考釋》，收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第四冊《明代清代史研究論集》，台北：大陸雜誌社，1970年。
57. [比]高華士：《英譯本導言》，載[比]南懷仁著，[比]高華士英譯，余三樂中譯，林俊雄審校：《南懷仁的〈歐洲天文學〉》，鄭州：大象出版社，第39頁註釋80。
58.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49頁。
59.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63頁。
60. 張西平則謂“全書記錄了92位傳教士的簡要生平，著錄了36位傳教士的229部中文文獻”，見張西平著：《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7頁；胡文婷認為其介紹了94位傳教士的生平，列出36位傳教士的228部著作，見胡文婷：《明清之際西學漢籍書目研究初探》，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13年，第30頁；肖清和則統計為235部，見肖清和：《刊書佈教：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編輯與出版活動初探》，載李

- 靈、曾慶豹主編：《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2頁。
61. 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煒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92頁。
62. 張西平則云：“全書共收錄了傳教士89人，其中有中文著述的38人，共寫下中文著作224部。”詳見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2頁。
63. 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1頁。
64.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90頁；申少春：《中國近現代目錄學簡史》，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60頁。
65. 《周年主保聖人單》被分為《周年主保》和《聖人單》，見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5頁。
66. 《聖體規儀》《十誡勸論》《天神會課》被合成《聖體規儀十誡》和《勸論天神會課》，見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15頁。
67. 《聖母經解》和《求說》被合為《聖母經解求說》，見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11頁。
68. 關於聶仲遷的中文著作，韓霖、張廣《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徐家匯藏書樓《道學家傳》抄本、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等均認為只有一部（即《古聖行實》），但鄭安德重排本卻指出聶仲遷有三部中文著作，除《古聖行實》外，另外兩部中文書名不詳，見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41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76頁；王韜《泰西著述考》則言聶仲遷“著有古聖行實恪守教中清規尺步繩趨動循矩矱”（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18頁），前面為《古聖行實》可一目了然，但後面“恪守教中清規尺步繩趨動循矩矱”作何解釋，尚祈識者賜教。
69. [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第3頁；徐國任主編：《目錄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6頁；黎難秋：《中國科學翻譯史》，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1頁；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第51頁；譚帆等：《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小說學卷（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14頁；毛瑞方：《古文獻與中外文化交流史論：以十七世紀上半期西學文獻入華及其影響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0頁。
70. 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第1頁。
71.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57、1180頁。
72. 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煒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7-388、389頁。
73.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77頁。
74. [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53頁。
75. 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煒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2頁。
76.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76頁；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煒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90頁；[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89頁；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17頁。
77.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出版），第63頁；張星煒：《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煒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87頁；[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第1159頁；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年，第5頁。
78.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未公開

宗教研究

出版)，第 70 頁；張星烺：《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烺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385 頁；[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 年，第 1175-1176 頁；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 年，第 11 頁。

79. 鄭安德主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第四卷第四十一冊，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 年（未公開出版），第 75 頁；張星烺：《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載張星烺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390 頁；[比]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 年，第 1186 頁；王韜：《泰西著述考》，載王韜、顧燮光等編：《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3 年，第 15 頁。

80. 周岩編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新編》上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第 638、644 頁。筆者目力所及，張維華亦誤把《五十言》《四字經》合為《五十言四字經》，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74 頁。

